

南

史

一
二

南

史

三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李延壽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劒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

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
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
髀拍張甚為儼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
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
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
故出都自効後補旣陽令昔日關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
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旣陽縣陸
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
之見烏漦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

爾船須更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
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擔必不相負劫帥既
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擔還神
十牛今不得違擔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
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
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
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
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
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

於殿內伺機及楊王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空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表衆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閤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上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

順帝欲避上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
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
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
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
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
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兖州刺
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
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
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兵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
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

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
久之乃令偷舉舊偷息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
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枵歎曰吳興昔無此枵是我
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
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
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楊尹尋遷會
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
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臺
庫以為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
翼之子妻路氏酷暴殺婢騰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

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
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
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
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
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
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
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
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
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負外

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
曰虜中以為甘棠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
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
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辟
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
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
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
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
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

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
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
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
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
頻銜使上僞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
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敕五
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惱曲歌曰常歎負情
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
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環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

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矐金
矐謂鳩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
情告徐州行事謝眺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眺執嶽馳
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
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
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
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擣蒲賭錢謂衆曰卿
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閣丁興懷曰官祇應作
爾敬則不聲明日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

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
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
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
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
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乃率實甲萬人過
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
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閣將軍馬軍主胡
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持
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檐簪荷

鋪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與
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
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
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表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
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
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
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
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
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夫監元年其故吏夏
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
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劬大桁
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
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
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
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
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
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即
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
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

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
租賦獠帥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
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
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
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
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
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
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
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
江瞿曇白臯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

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